

留俄前後憶當年

鄧文儀

(本文另有圖照刊58頁)

青年時代，到外國留學與旅行世界的願望，沒有一天不在我的想念中。民國十四年我在黃埔軍校，聽到蘇俄顧問傳來的消息說，他們預備在莫斯科，創辦一個孫逸仙大學，一面紀念孫中山總理，一面替國民黨（實在是共產黨）培養革命的政治幹部，學生由國民黨中央考選保送，除赴俄旅費外，一切費用由蘇俄政府負擔。我對於這個消息，十分注意，很想找到參加的機會。不過又聽學校當局說，軍校學生祇許第三期未畢業的學生參加考試，第一第二期畢業學生，因為作戰職務的關係，不准報考，這真使我非常難過。但是我仍在希望得到例外的許可，因為我如能得到這個機會，那末留學外國，旅行世界，學習政治，以及其他很多的平素的願望，就都可達到了。我一心等待着新的機會。

俄國顧問建議移師

當第一次革命軍東征勝利不久，廣州附近的假革命，如滇軍楊希閔部，桂軍劉震寰部竟都叛變了，雖經革命軍一部回師，及黃埔軍校在校的學生參加戰鬥，很快把他們平定了；但是廣州內

部的軍事政治問題很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表面上好像不適宜於作革命軍的根據地，或革命策源地。聽說俄國顧問與中國共產黨，曾正式建議國民黨的中央，希望革命軍能夠找一個適宜作根據地的地方。這地方要不易受帝國主義的干涉，便於練兵，最好靠近蘇俄。因此他們建議：將革命軍及黃埔軍官學校，移到北方去，以外蒙古作基地，在那裏把革命軍練好，將來把北伐改為南征，那樣，革命發展就會很順利，而且沒有危險。這個建議，聽說蔣先生和廖仲凱先生，最初都不同意，認為放棄廣州這樣好的革命策源地很可惜，而且軍官學校及革命軍，移到蒙古去，在路途上不免要發生戰爭，能否通過還成問題。但當時國民黨有一項重要的政策，是聯俄容共，俄國顧問同共產黨在國民黨的中央很有權威，結果似乎是接受了，想依照二年前總理北伐時候由樊鍾秀帶一支部隊，經過粵、贛、湘、鄂、皖、豫、陝等邊區，一直到北方去的途徑，假道進軍，希望北洋軍閥的軍隊，不來阻礙革命軍的借路行動。這個建議決定之後，即秘密開始行動，首先由軍官學校第三期學生，以野外演習旅次戰備行軍

名義，先開到韶關，其餘的學生與軍隊，等集中準備好了，再行前進。那時我是在第三期學生總隊任區隊長，大約八月初間，我們奉到野外演習的命令，目的地要到韶關，我們由黃埔出發，經過番禺、花縣，已經開到了連江口，一路都是旅次行軍同戰備行軍前進，演習很少，前進很快，我們一般同學和學生，對這種軍事行動，都懷有神秘莫測的心理。

考取留俄會經波折

我們的隊伍，已經到達連江口。那正是八月二十日晚上，我們得到了一個驚天動地的消息，說當日廖黨代表仲凱先生在廣州惠州會館中央黨部門口被人暗殺了，兇手沒有捉到，這是很大的陰謀，後來知道他們的目的，除廖先生外，還有蔣先生。這是廣東不肖軍人政客和共產黨合作的最大的陰謀。我們即刻得到命令，星夜回師廣州，準備作戰，我們準備了一天，大家都搭上火車，第三天，隊伍就開到了廣州，我們暫時駐紮廣九車站，有很多學生就在車中宿營，當晚又得到命令，全副武裝出動，將粵軍兩個軍番號的部隊

繳械，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因涉嫌星夜逃走，這次變亂，在兩天內就平定了，英勇偉大的蔣校長，當機立斷，迅雷不及掩耳的革命軍事行動，好幾次都是這樣勝利與成功的。我們沒有什麼傷亡，就達成了任務。從此到蒙古去的計劃，蘇俄同共產黨第一次的陰謀詭計就已告失敗了。

變亂平定以後，我們這區隊學生，奉命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守衛，因此我要等待的機會來了。那時考送留俄學生的事，是由中央黨部主辦的，我悄悄的報了名，初考覆考，我都考取了。我能到蘇俄去留學，是如何的快樂呀！

當考取留學生的名單在報上發表以後，考取的人便忙着打聽行程日期，同時要準備怎樣的行裝，及如何辦理出國手續。我首先到黃埔去管見教育長王柏齡先生，報告投考經過，和我的志願，雖則學校有命令，不許第一期第二期學生報考，但我既已考取了，請他特准我去俄國留學。我見着他，把我內心的意思呈述之後，他的答覆是：「不可以去，你要服從學校的命令」這使我痛苦萬狀。他的理由，也是正大的。後來我聽說，還有一個原因，却是因為我當時沒有參加孫文主義學會，他誤會了，認為我是共產黨，所以有意留難。這時校長在汕頭前方，我真沒有辦法，後來多方請求轉報校長，經過好幾次的說明，終於得到校長的批准，許可用國民黨中央選派的名義赴俄國，到莫斯科孫逸仙大學求學，但因爲時間耽擱了，我祇能第二批啓行。

一個人祇要有好的理想和志願，又能够有恆心和毅力，始終朝着他的理想和志願去努力，總

有一天會達到他的目的，所謂「有志竟成」就是這個意思。

我在得到許可，辦好一切出國手續之後，因爲等候第二批啓行的船期，至少在一個月以上，我利用那個機會，曾到廣州的近郊，如佛山、三水，那些地方去旅行，同時也隨着朋友一道玩耍，把旅費用去了一大半。

大約是民國十四年的十二月，一條俄國輪船到了廣州。我們第二批留俄學生上船了，同行的有一百多人，有十幾個是我們軍校的同學。船到汕頭，停了兩天，我在那裏，晉見了蔣校長請訓，他勉勵我努力學習，並且還送了我兩百元的旅費。幾個月前，我在汕頭養傷，出國之前，能够重遊舊地，那時的心情，是十分快樂的。輪船離開汕頭，經過臺灣海峽，風浪很大，輪船很小，僅有三千多噸，差不多同學們都暈船了，直到吳淞口外，大家的精神，方恢復過來。

船到上海，因爲上下旅客及貨物，要停留三天，我同一個軍校三期的王光樾同學商酌，利用這個機會去遊杭州西湖。我們真的去了。冬天的西湖，一片荒涼，我們兩個人坐在一條小遊艇上，由裏西湖到達三潭印月之時，遇着狂風暴雨，船篷被吹落，船幾乎翻了，兩把我們淋得像一對落湯鷄一樣，我們還是滿不在乎。隨後還到了西湖的公園與樓外樓，吃了西湖魚的晚飯，在杭州住了一晚，到上海又遊玩了半天，才再回到輪船上。

我們經過日本海峽的時候，是偷偷的航行，晚上，所有房間的燈亮，都用黑布遮蓋起來，據

說是怕日本人知道了，會前來找麻煩，再經過四天，合計起來從離開廣州起，差不多快到兩個星期，我們才平安的到達海參崴。

冰雪載途抵莫斯科

海參崴在初冬的時候已經全是冰天雪地，我們這羣溫帶國家的人，驟來到這零度以下氣候的寒帶地方，真不習慣。我們很少出去，除了看見很多人，晚上在大街上很快的散步外，也沒有別的好看的地方和事物，加以我們俄文還不會講，言語不通，在外國是很苦的事。

我們在海參崴等火車，等了半個多月。我在馬路上散步，給一個扒手把我的錢包和所有的旅費扒去了，我認識那個扒手，報告警察局，他們拿出幾百張盜賊扒手的像片要我認，後來又每天找幾個扒手給我認，第四天，我認到了那個扒手，審問的結果，他招承了，但是我的錢包和錢，警察局要我過幾天去領，過了一個多禮拜，都沒有着落，最後我離開海參崴的時候，還沒有領回被扒去的錢。這件事我真不曾想到，這是我初到蘇聯的第一個印象。後來我到莫斯科的旅費，都是同學們借給我的。

火車在西伯利亞鐵道不快不慢的走着，我們是搭乘三等臥車，有木板床，每個車廂排成三行，每行三層，兩層睡人，一層放行李，除了到一站，提用水買食物外，我們都很少下車。有一天晚上，車中來了強盜，好幾個同學的大衣、衣服、皮鞋都被搶劫去了。據說這是俄國革命初期不可避免的現象。

原來預計十一天可到的，結果我們約莫走了十四天，才到達莫斯科。那裏有好幾位先到的同學，到車站裏來歡迎我們，我們很快就進了學校，辦理了檢查體格及各種的入學手續，就編班上課了。孫逸仙大學第一期，將近三百學生，女的不到六分之一，同學來自各個地方，也有從歐洲來的中國留學生。程度相差懸殊，有大學生，有中小學生，還有青年工人，及幾個十六七歲的同學。這些學生最初是共產主義青年團與國民黨員各佔半數，到最後，純粹國民黨員，剩下的不到十分之二。

學校裏是蘇俄的新式教育，課程很少，都是政治經濟、東方和西方的革命史、農民問題、民族問題、中國革命等類，俄文以讀報為主，學生先看書，後提出問題，或由教師提出問題討論，每天都有會議。每個星期至少有一次參觀和一次同樂晚會或聯歡會，這種教育方式，是啓發性多，我們同學都很用功學習。

莫斯科附近有一座列寧山，星期天我們常常到那裏遊玩，山在莫斯科河畔，風景不壞，同學在那裏，留下了很多的浪漫故事。我們純粹的國民黨員，平時沒有機會相聚，學校裏雖然設有國民黨的支部，却不能真正作國民黨活動。我們為保持三民主義的信仰，不受他們赤化，我們也自動的編成了幾個小組。列寧山雪地裏面，就是我們每週經常秘密開會的所在，好在始終沒有被他們發覺，不然，我們會受到很嚴厲的批評和處分。因此我們對於列寧山十分愛重。

夏令會和列寧格勒

莫斯科的冰雪，常常延續保持到七八個月。經常在九月末便下雪了，一直到第二年初夏方化雪。但是一到夏天，氣候却是十分炎熱，我在五月中旬的時候，曾在莫斯科河游泳過，因為是在下午，游過河去，回來的時候，水特別冷，幾乎把我凍僵了，生了好幾天的病。

夏季來了，學校在一個有樹林，有河流的鄉下，辦了一個夏令會，和其他很多俄國的工人、男女學生的夏令會，相隔很近。這是青年難得的機會，設備雖不十分講究，但很週到。規定不上課，也不許看很多的書，可以游水划船，赤裸着身體作日光浴（晒太陽），並從事其他體育娛樂的活動。成千的男女青年，混在一起，休養、娛樂、戀愛、玩耍，差不多有兩個月的時間，每一個人的體重都增加了，每一個人也都很高興，我覺得這種夏令會休息會，是全世界都值得提倡的。

秋天沒有下雪以前，全校學生到列寧格勒旅行遊覽。我們由莫斯科到那裏是白天去晚上回來的，都乘的是三等車，因為人多，回來的時候，我睡在第三層放行李的木板上。

列寧格勒比莫斯科好多了，那裏的皇宮遺址，及各種美術博物館等，所有的歷史文化藝術作品，都很有參觀的價值。我們整整的跑了四天，沒有休息。當我們參觀冬宮的時候，我們深深感覺到，彼得大帝那個傢伙對統治世界的野心和雄才大略。他宮裏的設備，把全世界各國的傢具及

陳設形式都充滿了，小的國家陳設一間，大的國家兩間或三間，中國式的房子兩間，都陳設着竹製品作代表。大斯拉夫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是一脈相承的嗎？也許僅是方式與程度的差別！我那時心裏發生了這樣的感想和問題。

我們在那裏參加了一個晚會，並看了一次大戲院歌舞的戲劇，富麗堂皇的戲院設備及演出，使人覺得很驚奇，不過這些都是舊俄羅斯遺留下來的規模，所謂俄國革命的新建設，還在開始。

匆忙之中被送回國

到現在我還不明白，為什麼孫逸仙大學很快就把我送回中國？為着中國的大革命嗎？我又沒有加入共產黨。如果以為我是國民黨死硬派，在那個時候，隨同第三國際代表團，一道回到中國，是多麼不適合呢？

民國十六年的春天才開始，聽說第三國際要派一個代表團到中國指導大革命？孫逸仙大學要選四十個優秀的學生，和代表團一道回中國工作，那時代表團的團長是第三國際的委員印度人路易，中國的代表有譚平山等幾個人。四十個中國學生有三十七個是共產黨員，祇有三個是國民黨員，即羅芳炯溫忠同我，我們得到通知，立刻啓程，並特許個人所有的一切行李、書籍、紀錄，都可以隨身攜帶，照規定是不准帶書籍及各種紀錄出俄國境外的，我們總算得到了優待。匆匆忙忙的就離開了莫斯科，火車是專車，不到十天，就到了海參崴，想不到的快速地像要趕緊去戰場一樣。

在海參崴，約略祇停留一天多，準備好的輪船列寧號，是專載我們這一批人，直接駛赴中國廣州的，船小人多，沒有載貨物，一路風浪很大，我們都睡了好幾天，不能吃東西，沿中國任何口岸，都沒有停靠，不到七天，船就到了廣州，比去俄國的時候，快了一半，我真沒有想到這樣快我就回來中國，我學的東西，旅行的地方，是那末少呀！我真有些惋惜。

到了廣州，黨政軍各界，都舉行盛大的歡迎會，黃埔軍官學校，也舉行了一個規模極大的歡迎會，大約過了一個星期，第三國際代表團及莫斯科回來的學生，紛紛前往武漢，我看情勢不對

，決定留在廣州。

北伐與國民黨清黨

到了廣州之後不久，前方革命軍的北伐，着着勝利，後方的情況，却有些異樣，我直覺到各種形勢都很緊張，因為在廣東的工人糾察隊同農民自衛軍，正在大量發展，準備行動，大有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前的情勢，不過中國或者要改為一九二七年的四月革命而已，這時，我才漸漸明白，第三國際代表團同我們中國四十個學生，是回來幹什麼的。

黃埔軍官學校政治部要我去擔任組織科長，



民國二十四年本文作者任駐俄大使館首席武官時留影，年三十歲。

因為那時軍校政治部的負責人都是共產黨，我接到命令，沒有去到任。我想在廣州中山大學當一名助教，整理我的所學，因為我在莫斯科曾帶回來好幾箱的材料。後來總司令部派我擔任駐防廣州的國民革命軍二十師兼警備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師長兼司令是錢大鈞將軍，是我們的老師，我在一年半前出國是中

尉，現在忽然升任上校的職務，真是惶愧不安。

警備司令部設在廣州的八旗會館，我住在司令部裏面的樓上，距離隔壁不遠就是惠州會館，是工人糾察總隊的指揮部，差不多有成千武裝的工人，每天天亮前後，都在那裏演習衝鋒，喊殺的聲音，震耳欲聾，目標對準我們警備司令部，我看了一個多月，看得清清楚楚，還有街市上同鄉下，其他武裝的工人農民操練演習和宣傳口號，都是我在莫斯科學的那一套革命史上的農民暴動與工人革命的故事的準備演出，我曾經不斷向長官提出，請求提高警覺。

剛好蔣總司令的北伐軍於四月初打到南京，與何應欽白崇禧從福建浙江東路北伐的軍隊克服上海，長江以南軍閥的隊伍都肅清了，國民政府及國民黨的中央，這時在武漢，是受汪精衛鄧演達的左派，與共產黨合作所劫持，軍隊裏面的政工人員，很多是共產黨，及其外圍，帶兵官也有一小部份是。他們在廣州的實力很雄厚，工人糾察隊與農民自衛軍，號稱有十幾萬，他們定期四月十六日在各地舉行慶祝北伐克復滬寧勝利的羣衆運動大會，同時也就是共產黨大革命總暴動起事的日子，他們認為很有把握，因為國民黨當時內部散漫，沒有組織，講到力量，也許他們以為那是「不堪一擊」的。

事實出人意外，蔣總司令早已經看明白了這些陰謀詭計，為了保全革命軍北伐勝利的成果，他不能不當機立斷，搶先下手，由於黨的中央和政府，都已被共產黨劫持在武漢，他沒有法子，祇好請了幾位中央監察委員如吳稚暉古應芬等老

先生，通電全國，國民黨舉行清黨運動，清除共產黨，這是四月十二日的事，廣州清黨是在四月十四日晚上實行的，估計不到一星期的工夫，幾萬個有嚴密組織的共產黨，被各地組織零散的國民黨員及一部份軍警，清除逮捕了，四月十六日的紀念大會停止舉行，革命軍繼續北伐，共產黨所謂「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就是這樣的失敗了。第三國際代表團同俄國顧問，也就很快的離開了中國，回到俄國，接受處分。這是第三國際世界革命與蘇俄侵略中國的一幕有趣味，幾乎近於滑稽的歷史戲劇性的演出，雖則後來曾演出寧漢分裂及南昌廣州的共產黨暴動，但那已是尾聲。這是民國十六年春天，離現在已經五十二年，這些事實，我當時看得十分清楚，那好像是俄國革命的翻版，所幸國民黨的政府，不是俄國克倫斯基政府，却替他們做了翻案文章。

除惡務盡反共到底

廣州的清黨運動，在民國十六年四月十四日晚上兩點鐘開始進行，到第二天上午十點鐘解嚴，祇有八個小時就辦好了。郊外的農民自衛軍，都自動的、偷偷的回到各人的家鄉，鎗聲匿跡，一聲不響。廣東的清黨運動是後方總司令部主持，那時正是李濟深負責，由警備司令部錢師長大鈞兼司令執行，我在警備司令部政治部頗提供了一些參考意見。黃埔軍官學校，那時有一萬多個學生及入伍生，政治部的共產黨，多數逃走了，少數人被逮捕，於是政治部找不到人負責，總司令部派我去作副主任兼代主任，（那時主任的名

義，是邵力子，他隨軍出發，從沒有到任視事），我因為太年輕，軍校畢業還不到三年，我不敢接受這樣重要的責任，可是辭了好幾次都不准，我終於冒昧，不度德也不量力，很勉强的去擔負那個職務。

在黃埔軍校政治部任內，我對於思想啓導，政治教育，特別重視，辦了很多刊物報紙，寫了不少的文章，記得有一篇很短社論，登在黃埔日刊上，評述清黨運動，題目是「除惡務盡」，我分析第三國際俄國同中國共產黨是分不開的，他們一定要在中國對國民黨革命到底，如果這次清黨運動，除惡不盡，斬草不除根，那末十年二十年之後，國民黨就不要想在中國生存，中華民國

族也就不免要有亡國之痛，大意是這樣。

這篇文章，沒有得到其他的反應，可是中國共產黨，把這篇文章剪下來，寄到莫斯科孫逸仙大學的壁報上刊出，在題目之前，批了一行「請看第一個吃俄國麵包的人，反對俄國的言論」。他們到很重視這件事，到今日不幸而言中，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我常常很痛心的檢討，可惜當時我年少，人微言輕，未被重視，不然，中國那裏會遭受數十年來被蘇俄侵略，幾至亡國，和共產黨殘殺了幾千萬同胞的浩劫呢？總之，我們今後反共抗俄的戰爭，務必徹底進行，革命政治不能妥協和一次又一次試驗的呀！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
定價四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楹聯新話；有楊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康元冲、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鄒魯、于右任、葉德輝、王壬秋、易實圃、易君左等近代大家名作軼文軼詩，包羅萬象，美不勝收。